

卷二十一

漢獻帝下

漢昭烈帝

卷二十二

漢後主中

後主上

魏吳附

魏吳附

歷代通鑑纂要

卷二十一

之二十二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一

起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至帝禪建興五年

十四年。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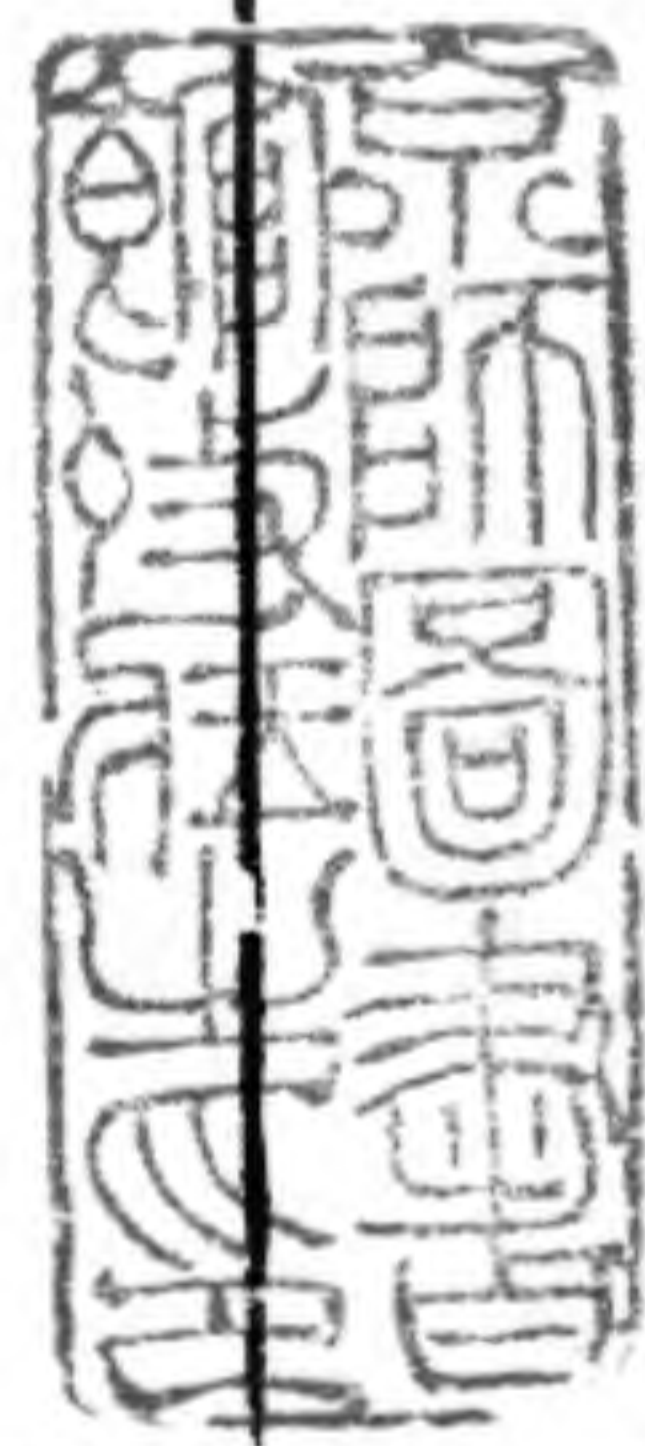
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

十五年。曹操讓還三縣

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恐為人所凡。愚欲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平心選舉。為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乃於譙東築精舍。

庚寅

巳丑



通鑑纂要卷二十一
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爲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
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爲典軍校尉。意遂更欲
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
侯之墓。此其志也。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破降
黃巾。又討擊袁術。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
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
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
者見孤彊盛。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
然欲孤便爾委兵歸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離兵
爲人所禍。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

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
何德堪之。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
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兵。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
以容其衆。乃自詣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曰。劉
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
屈爲人用者。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恐蛟龍得雲
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聞之。嘆曰。天下智謀
之士所見略同。前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

也。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奮威者權從弟瑜也。周瑜還治行裝。道病困。與權牋曰。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此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權聞之哀慟。自迎其喪。以肅代瑜。肅勸權以荊州借備。與共拒操。權從之。

十六年。曹操以其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為丞相副。

卯辛

胡氏寅曰。官爵公器也。操專漢政。命自己出。而拜其子以要官。此漢主詔耶。亦可謂欺天罔人。謂人莫如我何。肆行而無忌憚也。

劉璋遣使迎劉備。備留兵守荊州而西。璋使備擊張魯。

扶風法正為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正邑邑安不貌不得志。別駕張松亦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為。因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還為松說。備有雄略。密議奉戴。以為州主。會鍾繇欲向漢中。璋懼。松因說曰。曹公若因張魯之資。以取

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
讎。若使之破魯。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正
迎備。主簿黃權諫。從事王累倒縣於州門以諫。璋
一無所納。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
統曰。益州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
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
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
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柰何。統曰。逆取順
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
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

等守荊州。自將步卒數萬而西。劉璋敕在所供奉
贈遺以巨億計。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
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北詣涪。璋率兵三萬
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於會襲璋。備不可。歡飲
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北到葭
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孫權徙治建業。

即今南京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劉備
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號建
業。

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
殺。

董昭與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
彰殊勲。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
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
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向濡須。
彧以病留壽春。飲藥而卒。彧行義修整而有智謀。
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

劉備據涪城

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書璋曰。孫氏與孤
本為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荆
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因求益萬兵及資糧。
璋但許兵四千。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眾曰。吾為
益州征疆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
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
去乎。璋聞之。收斬松。敕關戍勿復得與備通。備大
怒。召璋將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
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十八年。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

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衮冕之服。赤舄副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朱戶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螭弓十。螭矢千。柎鬯一。白珪瓚副馬。

劉璋遣將吳懿等拒劉備。敗績皆降。備進圍雒城。魏始建宗廟社稷。

十九年。魏公操進位諸侯王上。

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

劉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

甲午

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破巴郡。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耶。飛壯而釋之。法正。嚴與劉璋曰。左將軍舊心依依。實無薄意。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亮。飛。雲引兵來會。城中震怖。璋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公安。盡歸其財物。佩以振威將軍印綬。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董和為掌軍中郎。

將並署左將軍府事。法正為蜀郡太守。許靖為左將軍長史。李嚴。吳懿。費觀等。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亮治頗尚嚴峻。人多怨者。法正謂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

斯著矣

魏公操擊孫權

留少子植守鄴

魏公操弒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

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者。議郎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引兵朝見。令虎賁執刀挾之。操出。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

帝以貴人有姦為請。不得。伏后懼。與父完書。令密圖之。至是事泄。操使郝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為之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郝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醜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二十年。立貴人曹氏為皇后。操之女也。

劉備孫權分荊州

初劉備在荊州。周瑜等數勸孫權取蜀。備曰。曹操方欲觀兵吳會。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使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遏之。不得過。謂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攻璋。留關羽守江陵。與魯肅數生疑貳。備得益州。權令諸葛瑾從備求荊州。備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長史。羽逐之。權遣呂蒙取三郡。備

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肅邀羽相見。因責數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始與豫州覲於長坂。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上矜愍豫州身無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愆德墮好。今已藉手西州。又欲剪并荆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曹操將攻漢中。備乃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遂分荆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

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
魏公操取漢中。走張魯。留將軍夏侯淵張郃守之。而還。

操至陽平。張魯欲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拒關堅守。操攻陽平。諸屯山峻難登。士卒傷夷。軍食且盡。意沮欲還。會前軍夜迷。誤入張衛別營。營中驚散。操進兵攻之。衛等夜遁。魯奔入巴中。操遣人慰喻之。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

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

魯尋出降

二十一年。魏公操進爵為王。操殺尚書崔琰。

初。崔琰薦楊訓。操禮辟之。及操進爵。訓發表稱頌。或笑訓希世淳偽。謂琰失舉。琰取其草視之。與訓

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有與琰不平者白之。操怒。收琰付獄。遂賜死。毛玠傷琰無辜。心不悅。人復白玠怨謗。亦收付獄。玠遂免黜。時西曹掾丁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羣下側目。

二十二年。魏王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

冕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

魏以世子丕為王太子。

初。操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於是出丁夫人而立卞氏為繼室。植性

申丙

酉丁

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愛之。操以女妻丁儀。丕以儀目眇。止之。儀由是怨丕。與弟廙及楊脩。數稱植才。勸操立以為嗣。操以函密訪於外。尚書崔琰露版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丕使人問太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他日操屏人問詡。詡嘿然不對。操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操嘗出征。丕植並送。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

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歔歔。於是皆以植多華辭而誠心不及也。植既任性而行。不自彫飾。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稱說。故遂定為太子。久之。植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

戊戌
二十三年。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魏王操。不克死之。

時有金禕者。自以世為漢臣。乃發憤與紀晃起兵。

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一
七
欲挾天子以伐魏。南援劉備。不克而死。

劉備擊張郃不克

劉備屯陽平關。攻郃等不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為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初犍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亥巳

二十四年。劉備擊夏侯淵破斬之

初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則一匹夫敵耳。及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遂斬之。張郃引兵還。督軍杜襲收斂散卒。推郃為軍主。衆心乃定。

劉備取漢中

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

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以勁弩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死者甚多。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引兵還長安。備遂有漢中。

劉備自立為漢中王

備設壇場於沔陽。陳兵列衆。羣臣陪位。奏以備為漢中王。讀訖。備拜受璽綬。御王冠。立子禪為王太子。拔牙門將魏延。領漢中太守。以鎮漢川。備還治成都。以許靖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關羽。張飛。馬超。黃忠。皆進位有差。

漢中將關羽取襄陽

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仁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力戰。矢盡。吏士盡降。德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何不早降。德罵羽。羽殺之。急攻樊城。衆皆恟懼。仁與軍

人盟誓同心固守。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外。內斷絕。羽又遣別將圍襄陽。刺史胡脩。太守傅方。皆降。

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魏王操帥師救樊。關羽走還。權邀斬之。

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常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

也。及呂蒙代肅。以為羽素驍雄。有兼井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欲取羽。全據長江。至是。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都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下至蕪湖。陸遜謂曰。羽務北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若出其不意。羽可禽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

過也。權乃召遜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
美。深自謙抑。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形
狀。權遂發兵襲羽。曹操使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孫
權為箋與操。請以討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備。
董昭曰。軍事尚權。露之為便。且羽為人強梁。自恃
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即敕徐晃以權書射著圍
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不能
去。操自雒陽南救曹仁。駐軍摩陂。晃攻羽破之。羽
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
艍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羽所置

江邊屯候。盡收縛之。蒙入江陵。釋于禁。得羽及將
士家屬。皆撫慰之。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
取。蒙麾下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猶以
為犯軍令。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羽
走還。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
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還人知家門無恙。見待
過於平時。皆無鬪心。權至江陵。荆州將吏悉歸附。
羽遁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潘璋斷其徑
路。十二月。獲羽斬之。遂定荆州。
以孫權為票騎將軍。領荆州牧。

通鑑卷之三十一
曹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司馬氏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敦尚經術。脩明禮樂。繼以明章。教立俗成。自三代

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可謂亂矣。然上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祚未可量也。不幸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仇。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宗廟丘墟。庶民塗炭。大命殞絕。不可復救。然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魏武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

子庚

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二十五年

魏文帝曹丕黃初元年是歲僭國一

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還至洛陽卒。太子丕立。自為丞相冀州牧。

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至是薨。太子丕在鄴。鄢陵侯彰自長安來赴。問壘綬所在。諫議大夫賈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

王壘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凶問至鄴。羣臣聚哭。無復行列。太子中庶子司馬孚厲聲於朝曰。君王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而但哭邪。乃罷羣臣。備禁衛。治喪事。孚。懿之弟也。羣臣以為太子即位。當俟詔命。尚書陳矯曰。王薨于外。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乃具官備禮。一夕而辨。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丞相印綬。魏王壘綬領冀州牧。魏立法。自今宦者官不得過諸署。令作金策。藏之石室。

魏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

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
之法。州郡皆置中正。擇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
第其高下。

魏王丕南巡。至譙。大饗軍士父老。

丕至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設伎樂百戲。吏民上
壽。日夕而罷。

孫氏盛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未之有廢
也。魏王處哀而設宴樂。居始而墮化基。及至受禪。
顯納二女。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以賈逵為豫州刺史。

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逵曰。州本以六條
詔書察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
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
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其二
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外修軍旅。內
治民事。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曹丕曰。真刺史
矣。布告天下。賜爵關內侯。

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

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言魏當代漢。見於圖。

通鑑纂要卷三十一
魏之羣臣因表勸丕篡位。至是帝乃告祠高廟。遣使持節奉璽綬詔策禪位于魏。魏王丕上書三讓。乃為壇於繁陽。升受璽綬。即皇帝位。燎祭天地。改元黃初。奉漢帝為山陽公。用天子禮樂。追尊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

司馬氏光曰。新室之末。民心思漢。如渴之望飲。饑之待餉也。是以諸劉奮臂一呼。而遠近響應。光武以仁厚之德。濟英雄之志。昆陽之役。使海內幡然

變而為漢。至於天下已定。偃武修文。勤政治。興禮樂。表行義。勵風俗。繼以明章。守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廉恥。幾於三代矣。及孝和以降。政令寢弛。外戚專權。近習放肆。然猶有骨鯁忠烈之臣。忘身而徇國。故雖衰而不亡。豈非建武永平之遺烈歟。至於桓靈。而紀綱大壞。廢錮英俊。賊虐忠正。嬖倖之黨。中外盤結。鬻獄賣官。濁亂四海。何進見殺。袁紹不勝其憤。遂召董卓以脅朝廷。於是天下大亂。漢室遂亡。哀哉。

丑辛
昭烈皇帝章武元年。漢中王即皇帝位。

蜀中傳言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羣下競勸王稱尊號。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篡位。故羈旅萬里。合衆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也。王不悅。左遷之。遂即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

孫權徙治武昌

權自公安徙都於鄂。更名鄂曰武昌。

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立夫人吳氏為皇后。子禪為太子。

帝自將伐孫權

帝耻關羽之沒。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操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帝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車騎將軍張飛為其下所殺。

飛雄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之。飛不悛。至是當率萬人會江州。臨發。為帳下所殺。以其首奔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孫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為吳王。

權遣使稱臣。送于禁等還魏。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恐中國往承其釁。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攻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吳亡。則蜀亦不能久存矣。魏主不聽。遂遣太常邢貞奉策拜權為吳王。加九錫。

魏遣使求珍物於孫權。

魏主丕遣使求大貝。明珠。象犀。玳瑁。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雞於吳。吳羣臣曰。荆揚貢有常典。魏所求非禮。宜勿與。吳王權曰。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

何惜焉。且彼在諒闇。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

二年

吳大帝孫權黃武元年
舊國一新國一凡二僭國

吳陸遜進攻猇

許交切

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

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知計不得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以此故也。遜將進攻漢軍。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

寅壬

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促兵四面蹙之。死者萬數。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舟械軍資略盡。帝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諸葛亮與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竒正智術。及是正已卒。亮嘆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行。必不危矣。魏主丕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彼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拒敵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七日。吳破漢書到。

魏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

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及橫受茅土。後世有背違者。天下共誅之。時下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禁者。吾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

臣等謹按。外戚專政而西京亡。中官擅權而東京亡。此曹魏不遠之鑒也。夫禁微者易。而救末者難。文帝垂戒於立國之初。可謂有深長之慮。

矣。蜀與魏鄰。而其亡也。以黃皓。晉承魏後。而其亂也。以楊賈。然則此二法者。豈非萬世人君所當謹守者哉。

魏立貴嬪郭氏為后

魏主丕將立郭貴嬪為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后妃之德。盛衰治亂所由生也。是以聖哲立元妃。必取世家令淑。以統六宮。奉宗廟。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春秋無以妾為夫人之禮。若因愛登后。使賤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不從。

魏遣將軍曹休等擊孫權

魏主丕遣使責吳。任子不至。怒之。命將軍曹休等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等圍南郡。吳遣將軍呂範以舟軍拒休。諸葛瑾等救南郡。朱桓拒仁。吳王權改元。拒魏。魏主丕自將擊之。

吳王權以揚越蠻夷未平。卑辭上書魏主丕。求自改屬。若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丕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若登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權改元黃武。臨江拒守。丕自許昌南伐之。

三年帝禪建元

魏師攻濡須。別將圍江陵。皆不克。引還。

初，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執據險守要，皆難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今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執也。丕不納軍，竟無功。」
四月，帝崩于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太子禪即位。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諸葛亮至永安，帝病篤，命亮輔太子禪，以尚書令

李嚴為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敕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帝即位三年，年六十三歲。亮奉喪還成都，以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禪即位時年十七。大赦改元。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咸取決焉。亮乃約官職，脩法制，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

闕損矣。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丙吉不問死人。陳平不知錢穀。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公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顥卒。亮垂泣三日。

三年。吳以顧雍為丞相。

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及為相。所用文武吏各隨

巴乙

其能。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軍國得失。非面見不言。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事可施行。即與反覆究論。如不合意。正色不言。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其不言者。孤當重思之。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雍曰。兵法戒小利。此等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不宜聽。權從之。

丞相亮討雍闓。斬之。遂平四郡。

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一
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求附於吳。又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牂牁越雋皆叛。亮以新遭國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俟民安食足而後用之。是年春。率衆南征。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雋入斬闓等。獲素為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雋四郡皆平。亮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今

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四年。吳令諸將屯田。

陸遜以所在少穀。表請諸將增廣農畝。吳王權報曰。甚善。孤父子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勞也。

魏主丕卒。太子叡立。

初。郭后無子。魏主丕使母養平原王叡。以叡母被

丙午

誅。故未建為嗣。叡事後甚謹。后亦愛之。丕與叡獵。見子母鹿。既射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丕釋弓矢。為之惻然。及是疾篤。立為太子。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陳羣。撫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而卒。在位七年。年四十歲。太子叡即位。

陳氏壽曰。文帝下筆成章。博聞強識。若加曠大之度。勵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

初太子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即位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曄出。或問何如。曰。秦皇漢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泣政之始。陳羣首上疏曰。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固國之大患。然若不和睦。則有讎黨而毀譽失實。二者不可不深察也。

五年

魏明帝曹叡太和元年

魏大營宮室

司徒王朗上疏諫曰。昔大禹卑宮儉食。漢文罷露臺衣弋綈。明邨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列朝會。崇華之後。足序內官。華林天淵。足

未丁

展游宴。宜且先成象魏。修城池。餘悉廢罷。專以勤耕農。習戎備為事。則民充兵強。而寇戎賓服矣。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

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

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頹傾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

此事未嘗不歎惜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

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北。陽平石馬。辟廣漢太守姚俛為掾。俛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

魏立貴嬪毛氏為后

初魏主叡為平原王。納虞氏為妃。至是不得為后。卞太后慰勉之。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然後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矣。虞氏遂絀還鄴宮。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一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二

起漢帝禪建興六年
至帝禪延熙十五年

六年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

初魏以夏侯淵子楙都督關中。至是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司馬魏延曰。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

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用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使曹真督諸軍。軍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略無備豫。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舉郡應亮。關中響震。魏主獻如長安。右將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亮。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于街亭。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曰。

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謖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蔣琬謂亮曰。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亮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時趙雲亦以箕谷兵敗坐貶。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乃為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不然。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

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其膽智。使典軍事。魏曹真復取三郡。以亮懲祁山。必出陳倉。使將軍郝昭城守以備之。

臣等謹按街亭之敗。由馬謖違亮節度。而亮素與謖善。乃能大明軍法。躬自貶責。無纖芥朋比。係吝之私。所謂開誠布公。實允蹈之。宜民忘其敗。而敵畏如虎。使其不死。必能禽虜。馘懿。而收

恢復之功也。夫勝負固兵家之常。而刑賞實馭軍之要。後世敗軍之罰。不行於親貴。而欲服衆成功。豈不難哉。

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雙。

右將軍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言於帝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且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臣到漢中。中間朞年。已喪趙雲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所糾

合四方之精銳。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三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四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兵敗於楚。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矣。然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十二月。引兵數萬出散關。圍陳倉。不克。使人說

郝昭不下。昭兵纔千餘人。亮進攻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魏遣張郃救之。未至。亮糧盡引還。將軍王雙追亮。亮擊斬之。

魏以公孫淵為遼東太守

七年

吳黃龍元年

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平。復拜丞相。

吳王孫權稱皇帝

權即位。大赦改元。百官畢會。權歸功於周瑜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汗。權立子登為太子。

吳以張昭為輔吳將軍

吳主權嘗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醉墮臺中。乃止。昭正色而出。權呼入。謂曰。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曰。昔紂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遂罷酒。至是昭以病告老。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漢使來。稱漢德美。羣臣莫能屈。權復思昭。遣中使勞問。請見。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

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而意慮淺短。違逆
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
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
焉。

吳遷都建業。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

吳主權遷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改。使遜輔太
子登。南陽劉廙嘗著先刑後禮論。同郡謝景稱之
於遜。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辨而詭
先聖之教。君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
談。不須講也。太子與西陵都督步騭書。求見啓誨。

騭上疏曰。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
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賢
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宗替之所由也。
願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九年。丞相亮伐魏。圍祁山。敗魏司馬懿于鹵城。殺其
將張郃。

魏遣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漢。懿留
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救祁山。亮分兵攻祁山。
自逆懿于上邽。淮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
懿遇于上邽東。懿斂軍。懿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

亥辛

子壬 癸丑

甲寅

驕其後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郃攻南圍。自柰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至木门，與亮戰，中伏，弩而卒。

十年

吳嘉禾元年

十一年

魏青龍元年

吳遣使拜公孫淵為燕王。淵斬吳使者獻首於魏，魏封淵為樂浪公。

十二年丞相亮伐魏

初丞相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

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至是悉衆十萬。

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魏山陽公卒

魏主廆素服發喪，謚曰漢孝獻皇帝。山陽傳國至晉永嘉中，乃為胡寇所滅。

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分兵屯田。

丞相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

丈原。郭淮曰。亮若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先據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長史楊儀引軍還。前軍師魏延作亂。儀擊斬之。

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幘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

固請者。以示武於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取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帝使僕射李福省侍。因諮大計。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請。又請其次。亮曰。文偉可。又問。亮不答。八月薨。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於是

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策贈印綬。謚曰忠武。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

以天地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

至是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

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常謂亮怯。不能盡用已才。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規畫分部。籌度糧穀。咸取辦焉。延性矜高。當時皆下之。唯儀不假借。延以為至忿。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偏廢也。亮病

篤。作退軍節度。人延斷後。姜維次之。延或不從。軍即自發。亮薨。儀令費禕往揣延意。延曰。丞相雖亡。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作斷後將乎。儀等乃按亮成規。引還。延果大怒。攬儀未發。率所領先歸。燒絕閣道。與儀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帝以問董允。蔣琬。咸保儀而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據南谷口。逆擊儀等。將軍何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士卒知曲在延。皆散。延逃奔漢中。儀遣將斬之。夷三族。

陳氏壽曰。亮為相國。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

以吳懿為車騎將軍。督漢中。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

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右。既無戚

卯乙

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十三年。以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為尚書令。魏作洛陽宮。

魏主廩好土功。力役不已。農桑失業。陳羣諫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邊境有事乎。惟陛下慮之。廩答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豈可復興。役邪。羣曰。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王者莫之敢違。若必欲作之。固非臣下言辭所屈。漢明帝欲起德陽前殿。鍾離意諫而止。後復作之。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

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殿為之少省。少府楊阜上疏曰。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國。楚靈築章華而身受禍。秦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桀紂秦楚為戒。而乃自暇自逸。惟宮室是飾。必有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駑怯。敢忘斯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獻感其忠。手筆詔答。

魏宗華殿災

魏主叡以殿災。問太史令高堂隆曰。此何咎也。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以旱。火從高殿起也。又詔問隆。漢栢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益涉切之。其義云何。對曰。此越巫所為。非聖賢之訓也。今宜罷遣民役。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有所立作。則蓬蒿瑞草也。王者嘉禾。必生其地矣。

魏復立崇華殿

魏主叡復立崇華殿。更名九龍。陵霄闕始構。有鵲

巢其上。魏主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構闕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身不得居。將有他姓制御之耳。今宜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為福矣。獻性嚴急。督修宮室。有稽限者。親召問之。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王肅諫曰。陛下臨時所刑。皆有罪之吏也。然衆庶不知。謂之倉卒。願下之吏。暴其罪而誅之。無使汙宮掖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為大失其義。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不可不察。

魏張掖涌石負圖

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孛彗之象。又有文曰。大計曹。詔書班天下。以為嘉瑞。任令于綽。以問鉅鹿張琚。琚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今漢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

來之符瑞也

辰丙

十四年。有星孛于大辰。又孛于東方。

魏高堂隆上疏曰。古者將營官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今郊廟未定。而崇飾居室。民不堪命。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祗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魏主叡不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叡意乃解。

十五年

魏景初元年

公孫淵自稱燕王

魏鑄銅人。起土山於芳林園。

魏主叡徙長安鐘簾。崇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凰。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雜木。善草。捕禽獸。致其中。司徒掾董尋上疏曰。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官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况作無益之物哉。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載以華輿。而使穿方舉土。沾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謂。

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死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以待命。獻曰。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之。詔勿問。高堂隆上書曰。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取亡國不度之器。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承明之休也。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敝。若有寇警。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俸祿。稍見折減。不應輸

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矣。獻覽之。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

魏作考課法不果行

魏主叡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止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為進

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獻納其言。詔散騎常侍
劉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下百官議。竟不行。
司馬氏光曰。為治之要。莫先用人。而知人。聖賢所
難也。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殺。考之
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
明而已矣。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已之心不
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為人上者。誠能不
以親疎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雖詢於人
而決之在已。雖求於迹而察之在心。則羣下之能
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逃矣。苟親貴不能而任職。

疎賤賢才而見遺。所喜好者敗官不去。所怒惡者
有功不錄。則雖復為之善法而繁其條目。又安能
得其真乎。

延熙元年

吳赤烏元年

立子璿為太子

太司農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性情好尚於秘書郎
邵正。正曰。奉親虔恭。舉動仁恕。光曰。此皆家戶所
有耳。吾欲知其權畧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
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有為。智調藏於曾懷。權畧
應時而發。有無焉可豫知也。光曰。今天下未定。智

午戊

意為先。儲君讀書。寧當倣吾等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然之。

魏司馬懿克遼東。斬公孫淵。

魏主叡有疾。立郭夫人為后。召司馬懿入朝。以曹爽為大將軍。

初魏太祖以劉放孫資為秘書郎。文帝更命秘書曰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遂掌機密。魏主叡即位。尤見寵任。時親總萬機。數興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曰。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

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容。或能工之。况實握事要。自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因而向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毀譽必有所興。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相比附者。反達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早以經意也。叡不聽。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為大將軍。夏侯獻。曹爽。秦朗等輔政。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肇心不平。放資懼。陰圖間之。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叡引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

為對曰。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獻曰。誰可者。時惟爽在側。放資因薦之。且請召司馬懿與相參。獻從之。放請為手詔。獻曰。我困篤不能。放上牀執其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遂以爽為大將軍。獻嫌其才弱。拜尚書孫禮為長史以佐之。時懿在汲。宇以為關中事重。宜遣懿還長安。事已施行。至是復得手詔。前後相違。懿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爽真之子也。

二年。魏司馬懿至洛陽。與爽受遺輔政。魏主獻卒。太

子芳立

懿至洛陽。入見。魏主獻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少子。乃召二王示懿。別指齊王芳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芳前抱懿項。懿頓首流涕。於是芳年八歲。即日立為太子。獻尋卒。在位十三年。年三十六歲。芳嗣位。爽懿並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諸所興作。皆以遺詔罷之。孫氏盛曰。魏明帝天姿秀出。少言好斷。政自己出。優禮大臣。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偉矣。然不思建德垂風。以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

據社稷無衛。悲夫。

魏以司馬懿為太傅。何晏為尚書。

時曹爽司馬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咨訪。不敢專行。初。畢軌、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趨時附執。明帝惡其浮華。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為腹心。晏等為爽謀曰：「重權不可委之於人。可白天子轉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自已。得制其輕重。」爽從之。以懿為太傅。自以其弟羲、訓等皆為將軍侍從。

出入禁闈。徙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而以晏代之。以颺謚為尚書。軌為司隸。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傳嘏謂羲曰：「何平叔外靜內躁。鈇巧好利。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因事免嘏官。孫禮亮直不撓。爽出之為揚州刺史。

以蔣琬為大司馬。

三年

魏主曹芳正始元年

四年。魏置淮南北屯田。廣漕渠。

魏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使尚書郎鄧艾行陳。

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長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癸亥 甲子

六年。以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七年。以費禕兼益州刺史。董允守尚書令。

蔣琬以病固讓州職於禕。時國務煩猥。禕識悟過人。為尚書令。省讀文書。舉目究意。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無廢闕。及允代禕。始欲數之。旬日之中。已多愆滯。乃歎曰。人才相遠如此。非吾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乙丑

八年。大司馬蔣琬尚書令董允卒。以宦者黃皓為中常侍。

董允秉心公亮。獻替盡忠。帝甚嚴憚之。宦人黃皓便僻佞慧有寵。允數責之。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選曹郎陳祗代允為侍中。祗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揆智數。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遷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自祗有寵。而帝追怨允日深。由祗阿意迎合。而皓浸潤構間。故也。

時帝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以爭神器。然莫不快情恣欲。急於為善。世祖初入河北。馮異勸之曰。當行人所

不能為者。遂理冤獄。崇節儉。北州歌嘆。聲布四遠。故能以弱為彊。而成帝業。在洛陽嘗欲小出。鈿期進諫。即時還車。及潁川盜起。寇恂請身往臨賊。聞言即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帝者之欲善也如此。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為者。以副人望。且承事宗廟。所以率民尊上也。今四時之祀不臨。而池苑之觀仍出。臣所不安也。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願省減樂官。後官。凡所增造。以成先帝之志。不聽。

九年赦

大司農孟光於眾中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顧謝踖蹐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

陳氏壽曰。諸葛亮為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

亦卓乎

以姜維為衛將軍。與費禕並錄尚書事。

十二年。魏司馬懿殺曹爽及何晏等。夷其族。

曹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為妓樂。作窟室。綺䟽四周。與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泣諫不聽。又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音人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久之復為并州。往見司馬

懿有怒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志理分界失分乎？」禮曰：「禮雖不德，豈以是為意邪？本謂明公匡輔魏室，以報明帝之託。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後李勝出刺荊州，辭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不持杯而飲，粥流霑胸。勝嘆曰：「衆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乃爾？」懿使聲氣纒屬，言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并州近胡，好為之備，且以子師昭為託。勝曰：「還忝本州，非并州也。」懿復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

解君言。今為本州，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故爽等不復設備。」是月，魏主芳謁高平陵，爽與弟羲、訓、彥皆從。懿與師昭謀，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奏曰：「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僭擬專權，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伺察至尊，離間兩宮，天下洶洶，人懷危懼，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太尉、臣濟等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軍。

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臣如奏施行。臣輒救主者罷爽。義訓吏兵。以侯就第。敢有稽留車駕。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奏。迫窘不知所為。懿使爽所親信說爽宜早自歸罪。惟免官而已。懿以太后令召桓範。範欲應命。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範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疑未決。自甲夜至五鼓。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

汝族滅也。爽乃通懿奏。請下詔免已官。奉駕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吏卒圍守之。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何晏。鄧颺。丁謚。畢軌。李勝等謀逆。於是爽。羲等并桓範。張當俱夷三族。晏尤好老莊書。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

魏以司馬懿為丞相。加九錫。不受。

十四年

吳大元
元辛未

未辛

魏司馬懿卒。以其子師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魏分匈奴左部為二國。

初魏太祖留單于呼厨泉於鄴。分其眾為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為左部帥。部族最彊。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羗夷失統。合散無主。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此割為二國。以分其勢。離國弱寇。御邊長計也。又陳羗胡與民同處。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耻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費禕北屯漢壽。以陳祗守尚書令。

十五年

吳主孫亮建興元年

吳主權卒。太子亮立。以諸葛恪為太傅。

吳主權疾病。潘后使人問孫弘。以吕后稱制故事。左右畏后虐戾。伺其昏睡。縊殺之。權病困。召諸葛恪。孫弘。太常滕胤。及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而卒。弘素與恪不平。祕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殺之。乃發喪。謚權曰大皇帝。太子亮即位。以恪為太傅。胤為衛將軍。吕佒為大司馬。恪乃命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崇恩澤。眾莫不悅。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二



